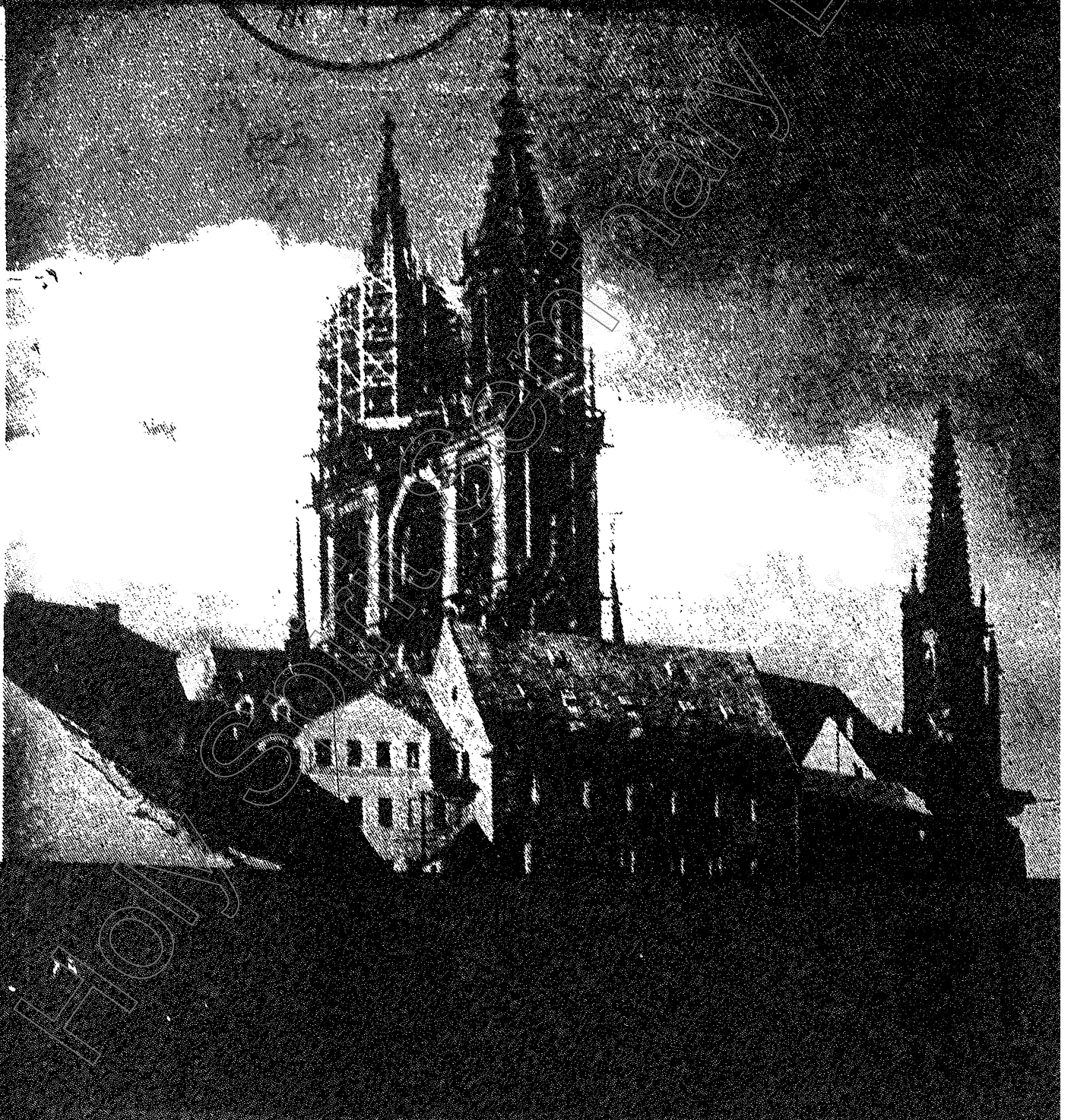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 廣州





德國許弗林城的主教座堂

---

封面：德國易比河上的麥思慎市的主教座堂



## 1957年第21期(總第150期)目錄

半月談：談談良心問題..... ( 2 )

“为了教友及教区的需要”..... 藍路 ( 5 )

对教廷的命令必須加以分析..... 馬光普 ( 17 )

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

    福建省傳達會議胜利閉幕..... ( 24 )

    山西省举行代表會議..... ( 26 )

    江苏省学习座談会開幕..... ( 27 )

在莫斯科作彌撒..... 涂世华 ( 28 )

金苹果..... ( 32 )

羅馬教廷与德国反动势力的勾結..... 本刊資料室 ( 34 )

耶穌傳..... 李德培 ( 38 )

<b>廣 告</b> (半月刊)		1957年第21期(總第150期)	
		1957年12月5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b>訂 閱 價 目</b>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0 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 个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华区西宁道9号)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登付登照許可証第 40 号			

## 談談良心問題

人人都有良心，尤其是我們奉教的人更注重良心。在我們的一生中能求得作好愛主愛人的功夫，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就是尽到了一个善良教友的本分，也就無愧于良心。良心不是甚么玄妙不可解的，它是对是非善惡的理智上的判断，而不是感情的冲动。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天主教会与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也就是是非善惡的問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屈从於美帝国主义，走的是資本主义道路，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瘋狂地反对新中国，这是政治問題而不是宗教信仰。良心驅使我們不能接受它這樣的反动政治路綫，否則就要走上叛国的道路，相反了天主誠命，良心一定不平安。羅馬教廷基于它的反动的政治企圖，煽动我們“流血致命”、反抗政府，它“絕罰”爱国神长，它蛮橫无理地破坏上海教区的教务，这是利用宗教形式企圖達到它的政治目的，同时也破坏了教会本身的利益。良心驅使我們不能接受这种貌似宗教問題的反动命令，否則就要陷入罪惡的深淵；以宗教来干涉政治，圣教会也將得不到广揚，良心一定不平安。这里，是非善惡是摆得很清楚的，良心的判断何适何从也是很清楚的。我們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坚决主張与羅馬教廷彻底割断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反对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內政的任何阴谋活动，这正是出于理智的判断。而我們的良心也正是由于这大是大非的驅使，才作出这样理智的判断。

有某些心地良善而缺乏理智的人，听到談論羅馬教廷有政

治立場問題，良心便不平安了；听到羅馬教廷“罰”來了，良心又不平安了；听到“罰”還能不接受，良心就更不平安了。這些人心地固然善良，但由於缺乏理智，就使得他們在大是大非面前變得愚昧無知。羅馬教廷進行了許多反動的政治活動，事實俱在，鐵証如山，你遮遮蓋蓋硬說從來沒有這麼回事，豈不是說謊，違反了天主第八誡，是否良心便平安了？愛國無罪，無罪却要“罰”，接受這種亂命便違反了天主第四誡，良心又豈能平安？不接受才是心安理得。反對它利用宗教手段進行政治陰謀活動，乃是一場善與惡的爭戰，是與非的分野，也是遵從天主誡命還是違反天主誡命的抉擇。我們服從了天主誡命與真理，縱然我們反對了教廷的亂命，良心也是平安的，“識己篇”中有云：“長上不可發出違反天主和公教規律的命令來，屬下也不應當遵從這樣的命令。因為‘宁可服從天主，也不要服從人’（宗徒大事錄，伍，29）。”（識己篇，頁125）那些曾經良心有過不平安的人，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深刻地懂得了這些道理，乃是一種對善惡是非缺乏理智判斷的愚昧偏見；我們耐心地把這些道理講透，他們就會察覺到如果盲從了羅馬教廷亂命，良心反而不能不受到應有的譴責。

當然，這些道理並不能說服那些心懷叵測的人。教會內也有那麼很少的一些人，他們把良心問題作為詭辯的一道防綫，當這種人為羅馬教廷反動政治立場張目的種種論點受到徹底的批判而理屈詞窮以後，便蠻橫無賴地擺出甚么“我良心不平安”的問題。這是一種政治上頑抗，不能與一般教友思想認識不清的問題等量齊觀；因為這種人把所謂“良心”問題作為堅持反動立場的盾牌，作為抗拒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的借口。我們必須識破這種人的陰謀，必須認清這是一種什么样的“良心”。明明是堅持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却妄想藉“良心”的掩護下逃遁，這哪里是什么“良心”，實在是一種

“惡心”，是对社会主义祖国包藏“禍心”。我們要揭露这样人的伪善面目，使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容身。

不分是非善惡的良心是沒有的。羅馬教廷敵視新中国，和台灣蔣介石集团串通一气，支持蔣幫的所謂“光复大陸”，也就是企圖讓中国人民重新回到解放前那种水深火热的苦難生活中去，請問，你的良心是否发出一种力量，告訴你應該贊成甚么和反对甚么？匈牙利反革命暴徒武装叛乱，千百万正直的愛国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被屠杀，羅馬教廷連續发出三个“通諭”支持这种叛乱，請問，你的良心是否发出一种力量，告訴你應該贊成甚么和反对甚么？我們珍視六亿人民的翻身，热爱我們的国家，拥护引导我們走向幸福康乐的共产党，并且过着愉快的宗教生活，而羅馬教廷一再煽动我們背叛祖国，反对政府，要我們“流血致命”，还用“絕罰”来威胁我們，請問，你的良心是否发出一种力量，告訴你應該贊成甚么和反对甚么？……是与非，善与惡，在我們良心中是摆得那样清楚，反对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正是我們基于天良，作了應該作的事，何来的不平安？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我們所坚决反对的是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我們所爭取的是独立自主地办理中国教会，而当信当行的教規教义上，与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联系。保持純宗教联系，已經尽到了我們奉教人的本分，因为一个外教人是与羅馬教廷毫不相干的。所以在宗教以外的任何政治、經濟等非宗教联系，我們是絲毫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这样做如果有人“良心”上还有什么“不平安”的話，显然不是甚么“宗教良心”的不平安，只能是“政治良心”的不平安了。

良心本能地驅使着每一个正直、善良的教友爱祖国，爱人民，爱天主。願祖国富强，願人民康乐，願天主享光荣：这就是我們的良心。

# “爲了教友及教區的需要”

## ——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職務的命令是否有效問題的探討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教授

藍路一

1956年3月16日，上海教區的諮議員，按法典第429條第3款和第168條的規定，投票選舉了教區臨時負責人，結果張士琅被選。又按法典第429條第4款的規定，他們將選舉結果呈報教廷備案。不料教廷在復電中命依法典第429條第1款中所說的付主教或其他被主教指定的人負責領導教區。教區付主教，於1956年12月3日，也被逮捕；又不知道誰是被主教指定的負責人，因此，教區諮議長徐元榮神父，於1956年3月16日，將依法典選舉代主教的詳細經過，以及教區當時沒有負責人的具體事實再度向教廷陳明。1957年3月7日和同年7月10日，教宗通

過傳信部所頒發的命令，都一再否認了張士琅的管理權。既是這樣，合法選出來的這位代主教張士琅，是否還有職權？懷疑的理由是：張士琅按法典規定，固然宣誓後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就有了職權<sup>①</sup>，但是，按另一條法典規定<sup>②</sup>教宗有解除主教或代主教職務的權柄，也可以廢除法典或不遵守法典<sup>③</sup>，因為繼承伯多祿領導教會的教宗，對於全世界各個教會，有最高的神權和領導權<sup>④</sup>。這是有天主教信仰者都該承認的。根據以上理由，似乎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職務的命令是有效的。但是，教宗既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職務，而又不給上海教區指

①法典第438條。

②法典第443條。

③D. Bouix; "De Papa", tom 111. 307-319.

④法典第218條第1.2款（教宗不僅在信仰和道德方面有最高神權，就是在教會行政方面也有最高領導權。）



派一位临时負責人的这样措施，不仅是法典問題，还是一个涉及到上海教会的組織巩固与发展問題，也就是上海教会的根本利益問題。教宗不根据真实理由和教会的利益，用他的相对的权柄<sup>①</sup>所作出來牽涉到教会組織問題的措施或命令，是否有效，这是應該加以討論的。

討論問題以前，首先必須指出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职务的命令，是双重性的問題，即宗教性和政治性問題。显明地，教廷給上海教区的电文里的这几句話：“上海教区主教，兼苏州教区南京总主教区监牧龔，不合理的被捕下獄后，本部深信，上列各教区的管理权，必能……在最称职的主教所指定的二人之一手中”<sup>②</sup>，給我們暴露了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职务的命令的政治性。不然，“最称职的主教”，“不合理被捕”这些話的意义就使人难解难分了。从政治上来講，

是不應該接受这命令的，但是从教会方面來講，是否也应该接受，就是說，这样命令为我們是否有效？我們要根据教会道理对這問題作个探討，如有与教会道理不符合的地方，請讀者指正。

为了使張士琅問題得出合理的結論，必須对問題作全面的研究。我們承認教宗有解除主教或代主教职务的权柄，但同时也該承認他必須按着耶穌的意旨和教会的利益來使用他的权柄。這兩种論証是應該統一起来的，它們統一了，自然对張士琅問題就会得出应有的結論。

教宗有解除主教或代主教职务的权柄。繼承伯多祿管理教会的教宗，如同伯多祿一样，也是从耶穌手中領了管理权的。<sup>③</sup>他的职权範圍包括全世界各个教区<sup>④</sup>和各地主教。<sup>⑤</sup>那末，他可以直接領導各个

①教宗的管理權是相對的。參看Zapelena I p. 116-135.

②羅馬傳信部給上海教區的信。編號1023/57.

③D. 41.87.100.109.112.149.163.230.247.298.326.332.350.357.436.466.468.484.674.694.740.765.999.1319.1329.1473.1500.1734.1826.1831.1960.2055.3003.3004.3008.3035.3037.法典第218條。

④D. 1500.法典第218條第2款。

⑤D. 1500.1506.1823.1961.

教区和各地主教或代主教了。

**教宗有最高領導權：**

教宗的职权与他领导教会的职务是分不开的，教宗既有领导各个教区和各地主教或代主教的职务，对他们也就有职权。耶稣把领导教会的最高职务交给了伯多祿，繼承伯多祿领导整个教会的教宗，无疑問地該有最高領導權。假使有的教区，主教或代主教可以不属教宗领导，这就把耶稣叫伯多祿管理教会的道理，一絲不剩地全部推翻了。所以全世界天主教第12次大会<sup>●</sup>，即拉特朗第4次大会，有了这样決議：

“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导师，羅馬教会<sup>●</sup>，按天主的意旨，有领导散布在其他各地的教会的权柄。”<sup>●</sup>还有，教宗庇护7世駁斥了那些主張教宗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沒有干涉其他教会的权柄的人們所发表的荒謬言論。教宗說：“宗徒們本人虽然都得了特恩異寵，但他們仍是屬於伯多祿领导的，……同样，接宗

徒位而沒有宗徒們所有的特恩異寵的主教們，也該屬於接伯多祿位的羅馬教宗领导。”<sup>●</sup>所以教宗可以直接领导主教。

**教宗可以直接領導各個教區和各地主教或代主教：**

所謂直接领导，是不借助于其他人的权柄就可以领导的意思。因此，教宗能用自己的职权，监督那些领导自己教区的主教，給他們頒布法律，施行懲罰，或解除他們的职务。耶稣向伯多祿說：“你放我的羔羊……你放我的母羊”<sup>●</sup>的这句话，很清楚地指出了，繼伯多祿位的教宗有领导全世界教友，包括各地主教在內的直接权柄。假使对各个教区和各地主教或代主教，教宗沒有直接管理权，耶稣向伯多祿說的那句话就完全失却它的真实意义了。根据这样道理，教宗有解除主教或代主教职务的权柄。例如1801年，教宗庇护7世，为了教会的利益，曾解除了全法国的主教职

●于1215年召開。

●指羅馬教宗。

●D. 486.

●D. 1500. “Super Soliditate”

●若，二十一，15。

二

如上所說，教宗的領導權是相對的，他該按着耶穌的意旨和教會的利益使用他的權柄。教宗在處理張士琅的問題上，是否遵從了耶穌的意旨和教會的利益，這是值得研究的。

耶穌的意旨是叫宗徒們把祂自己因着受苦受難所獲得的無限恩寵分施給全世界各個角落的每個人，所以祂在將要離世升天的時候，向宗徒們這樣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你們到世界各國去教訓人，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我同你們在一起，一直到世界末日。”

●這句話充分地說明了耶穌願意祂的教會永遠存在一直到世界末日，並且也願意把宗徒們領導教會、聖化教友以及給教友講解道理的權柄，交給繼宗徒位的主教們●，為的是叫他們領導教會，宣傳福音。總的來說，耶穌願意救每一個人的靈魂，並願意教會中有領導人，負

責領導教會，聖化教友並給他們講解道理。

我們看看宗徒們以及繼承伯多祿位領導教會的教宗怎樣遵照耶穌的命令，到處傳揚了福音；以後再看看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職務的措施與耶穌願意救人靈魂的願望是否相符：

宗徒們領了耶穌預許的聖神以後，忠實地執行耶穌叫他們到各處傳揚福音的命令：他們先在耶路撒冷宣揚耶穌的救恩，緊接着就按耶穌的指示離開耶路撒冷到各國傳教去了。他們不論到什麼地方，也不論到什麼國家，都是以傳揚耶穌使人得救為自己的唯一任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宣傳的不是個人的國家，也更不是自己，乃是為救人類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為這原故，在“他們心目中不分外幫人，猶太人，受割禮的，不受割禮的，野蠻人，西鞭人，為奴的，自主的，唯有包括一切，住在一總人心中的耶穌。”●耶穌既然為拯救人類犧牲了自己最寶貴的性命，他們願意

●D. T. C. Vacant tom. 111. 1. Concordat de 1801.

●瑪，二十八，20。

●D. 1828 • 2050。

●格，三，11。

追求的，仅仅也是这些尚未得救的  
灵魂，除此以外他们一无所求了。

繼續宗徒傳教的教宗，都是不  
遺餘息地集中力量傳揚福音的。隨  
着交通發展，教宗向許多國家派遣  
了傳教士來執行耶穌叫宗徒們到各  
處傳教的命令。就是交通不便利的  
時候，教宗對傳教工作也未嘗放  
松。以1246年為例，教宗依諾增爵  
4世派了白郎加賓出使蒙古；1294  
年，孟高未諾神父因見當時的許多  
人“坐於黑暗和死影”●中，沒有  
福音的真光照耀他們的那種悲慘處  
境，又怕自己的傳教工作無人繼  
續，就在1305年呈請教宗派教士來  
華，教宗格來孟5世迫於拯救人靈  
的真摯願望，立時派遣7位主教，  
並升任孟高未諾為總主教。●

我們今天的中國教會比孟高未  
諾時代的教會，更迫切需要主教  
的領導，現在有許多教區因為缺乏  
領導竟失掉了豪邁前進的力量或  
呈現着癱瘓狀態。上海教區見到  
其他教區因沒有領導人的原故在  
教務上所蒙受的損失，並且自己也

深深體驗了其他教區所感染到的  
那種“司鐸和教友，各自擔負”  
的痛苦，不願意一個擁有十多万教  
友和一百多位神父的教區走向下  
坡道路。正因為此，才按法典規  
定和教區的需要，選舉了張士琅為  
代主教。張代主教“極願拒絕如此  
艱巨的職務……”，但是為了“教  
友的利益和教區的需要”，“希望在  
風燭殘年中，對教會有所效力，而  
犧牲自己，終於接受此苦缺。”●張  
代主教救困扶危、犧牲自己的這種  
表現，是由於不願意上海教務日益  
受到削弱的觀點而產生的。這樣純  
良高潔的精神，是值得歌頌的。誰  
也想不到，張代主教正在秉着慈厚  
心情集中力量發展教務的時候，收  
到從羅馬來的一道撤職命令。我們  
站在教會立場，如對教宗解除張士  
琅代主教職務的命令，加以潛思深  
究，探尋這命令的意圖究竟何在  
的話，那就不難發現，這命令與耶  
穌的傳教意旨是不相符合的。因為  
耶穌願意救每一個人的靈魂●，並  
願意每一處教會都有領導人，負責領

●路，一，79。

●Pascal M. d' Elha S. J.: "Les Missions Cath. en Chine"

●張士琅代主教給羅馬的信。

●瑪，二十八，20；若，十，10；三，15-17；路，十九，10；格林多前  
書，四，1；希，九，28；十，10，14。

导自己的教会。身居领导整个教会的教宗，如上所說的，既然对于各个教区和各地主教或代主教都有直接管理权，他就該关心各个教区，尤其是对于没有主教领导的教区更該特別关怀和照顾，并及时給它們指派負責人，好使教友灵魂的福利日益增加。五、六年以来教宗不但未給我們中国天主教指派过主教来领导教会，如今反而又解除了張代主教的职务。这样措施与耶穌叫宗徒們到处傳教的命令<sup>①</sup>，并与祂命伯多祿照管“羊群”的責任是矛盾的。

我認为教宗这种措施是由于敌視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产生的，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教会一贯承認世界上有兩種實質不同的权柄，就是神权与政权<sup>②</sup>，兩者各有自己的固定范围，絕不可互相侵犯。否則，不是教会干涉政治，就是政治干涉了教会，这都是不对的。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职务的

措施，而是由于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出发，这就是他以宗教形式干涉了我們国家的內政，这样行为不仅不与教会道理相符，同时也直接破坏了教区的組織，妨碍了傳教。本来傳教士，尤其是負責领导教会的教宗，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坚决执行耶穌叫人到各处傳教的命令，該極其重視圣保祿的这个指示：“我們不論作什么事，不得罪人，好不叫別人輕視我們的职务，在一切事上該表明我們是天主的臣僕”<sup>③</sup>，全力以赴地作傳教工作，不該以傳教名义或以宗教形式願意达到一个与教会目的不符合的其他目的。

教宗宣称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职务，旨在更容易保持教友的信仰，这乃是不合客观事实的借口和没有事实根据的多余顧慮。为了保持教友信仰采取这样措施反而要招来一个反面的結果。因为教区没有领导人，教友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問題

① 瑪，二十八，20。

② “Etsi multa Iuctuosa”，21 Nov. 1873, AAS 7(1872)471

“Immortalitate Dei” D.1871.

③ 格林多前書，六，3。

时，要不知何去何从了，尤其是对教会道理没有深刻認識和分析能力又比較低弱的教友，因了缺乏領導，更容易失落信仰。

还有上海教区和其他没有主教領導的教区，是否該从接伯多祿位的教宗那里，得到特別照顧？从耶穌講的祂要丟下99隻羊去找沒有人照管的那一隻羊的比喻来看<sup>①</sup>，就能肯定教宗該對他們特別照顧，因為他們也是同一棧里的羊。替耶穌照管教会的教宗，該遵循耶穌的意旨，忠心耿耿地照顧耶穌託給他的教会。我們中国教会虽然处在一个由不信神的共产党所領導的國家里，但是由于國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我們能照常傳教。每年各个教区都有許多領洗的这个事实，就是我們有信仰自由的一个有力証明。而教宗竟索性不管这里的教会了，甚至还廢除合法选举出来的代主教，又不指派一位临时代理人。这种作法不仅有害于教会而且也是与

耶穌愿意各处有主教負責領教区的。那个真誠愿望是背道而馳的。特利騰會議就各个教区要有主教負責領導的道理，有过这样严重声明：“**聖神所立的那些接宗徒位的主教們，如同聖保祿宗徒說的，是負責領導教会的。**”<sup>②</sup>这声明充分地証實了耶穌愿意各处有主教“**管理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教会**”<sup>③</sup>的道理，因为教会中的主教是由“**天主聖神立的**”<sup>④</sup>。天主聖神立主教的目的，是为叫“**他們管理教会**”<sup>⑤</sup>。耶穌虽然没有把管理教会的权柄直接交于主教們，但我們从祂愿意教会永远存在，一直到世界末日<sup>⑥</sup>，并从教会中所有的主教們都是由于“**天主聖神立的**”这个观点来看，能肯定耶穌愿意把管理教会的責任，交給由天主聖神所立的主教們的道理。既是这样，代理耶穌管理教会的教宗，就該按耶穌的愿望和天主聖神的旨意，在各教区中委派負責人，不可不顧教会的利益，任意廢除教

① 瑪，十八，12。

② D·960。

③ 宗，二十，28。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瑪，二十八，20。

区的合法临时代理人。

对耶稣愿意有人负责领导教区的道理，宗徒们给各教会派主教来领导它们的这种传教办法，和教会圣父的著作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明。

(1) 宗徒给各教会委派主教的这种传教办法，证明耶稣愿意各地有主教来领导教区：

毫无疑问地，宗徒们给各教会委派主教来领导他们的这种传教办法，是遵照耶稣的意旨作出来的。●，因为他们深深领会了耶稣所说“你们要到各处去传教”，“你牧放我的羔羊，……你牧放我的母羊”这两句话的真实意义，这两句话的意义就是，耶稣的教会要散佈到各处，并且各处要有人负责领导它们。圣保禄宗徒根据耶稣的这种愿望，派第茂德领导厄弗所教会，第鐸领导革肋脱教会。伯多禄宗徒给小亚细亚教会也派了主持教会的人，从他写给那里教会的人的信中，

就可以充分肯定这个历史事实：“我为你们作长老的……要牧放在你们这里的手群，按天主的意旨照看他们。”●还有我们从被流放到巴莫岛上的圣若望宗徒所写的默照经中，知道他给厄弗所、斯米尔纳、伯尔加莫、第亚底拉、撒尔底、弗拉代尔非和乐地嘉的教会也派了主教。●

(2) 圣父们的著作证明宗徒们派主教领导教会的事实：

如上所说，宗徒们遵循耶稣的意旨到各处传教，建立教会并派主教领导教会，这是事实，在圣父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出这事实的根据，我们下面摘录几段圣父们的著作来证明这事实：

“圣若望宗徒从被流放的巴莫岛上回到厄弗所以后，常到外教人的地方，宣传福音，建立教会并给那些教会派了主教”。●

“许多教会的主教都是由圣若望宗徒委派的”。●

●D. 1828. 2050.

●伯多禄前书，1-3。

●参看D.A.C.d, A'ès: "Evêques", p. 1770.

●Clemens Alexandrinus; "Quis dives salvetur", 42;

Eusebius H. E.; III. XXIII 23, 3-4

●Tertullianus; Adv. Marc. IV. V.

“宗徒把各处教会都交给了主教，託他們照管。”●

“我知道这位非拉代尔非城中的主教，不是因人，乃是因天主圣父及耶稣基督的爱情获得了掌管教会的权柄”。●

像这样证明还能列举许多，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必再更多地引录了。仅仅从历史中找到那些领导教会的主教的人名单●，足够给我们证明，自从宗徒以来，各处教会没有不是由主教领导的，因此，不论在照顺教会方面来讲，或者是在宗徒派主教领导教会的这个事实方面来讲，我们都能肯定哪里有教会，哪里就该有主教领导。从此可以断言，主教与教会是分不开的。可是

罗马教宗硬要不要人领导上海教区：1957年3月7日，罗马传信部给上海教区徐元荣神父的信上写：

“我们……希望你至少对于上海教区的真正情况，能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同年3月19日，徐元荣神父，对于上海教区的真正情况，并对依照法典选举张士琅代主教的经过，详细地向教宗“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教宗接到徐元荣神父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后，就是说，教宗从徐元荣神父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中，知道上海教区的张士琅代主教是按法典选举的。这些“真正资料”虽然掌握在手中了，他仍是命徐元荣神父把传信部1957年3月1日给予的特权●，“授予同宗座

●S. Irenaeus: "Adv. Haer", 3.2.1.

●S. Ignatius: "Philad", 1.1.

●S. Irenaeus: "Adv. Haer", 3.2.2-3; Diekman: 1, n. 452; R. 296. D. A. C. d'Alès: "Evêques", 111, "les listes épiscopales depuis les Apôtres."

●羅馬傳信部給上海教區的信，編號1023/57。

●1957年3月1日，羅馬傳信部給予的特權：

第一項：凡合法正權人曾給與聽神工權的，並且未受任何監罰的所有司鐸，在教區境內，如靈福福利必要如此時，得在各地行使本堂職務。

第二項：如確知結婚者的自由身分，並無教會普通不寬免的禁阻時，上述司鐸能參與婚禮。

第三項：凡法典1043, 1044, 1045條，急要時始能寬免的婚姻禁阻，上述司鐸，即使無死之危險或在婚禮未準備前發現，也能寬免。

第四項：所授是禮，或證婚，以及所給寬免，應在事畢上詳報登報。見“傳信部命令”，編號1023/57



保持和平通功的上海教区的所有和个别神父，其余的不得授予”<sup>①</sup>，同时也否定了張士琅的領導權<sup>②</sup>。这就是他不願意有人領導上海教区的一个很露骨的表现。

接伯多祿位的教宗，是替耶穌管理教会的人。他既是耶穌的代表，就該以耶穌的意願作自己的意願，并实心执行耶穌給他的使命。耶穌給他的使命是叫他牧放羊群，并叫他牧放的羊群中的每一隻羊都能得到丰富生命<sup>③</sup>。从耶穌的願望和祂給教宗的使命来看，教宗否定張士琅的合法領導權，而又不給上海教区指派一位临时負責人的那道命令，是与耶穌叫他牧放羊群的命令的一个背道而馳的命令。教宗的領導權是相对的，他必該遵照耶穌的意旨和教会的利益来使用他的領導權。他否定張士琅的領導權而又不給上海教区指派一位临时負責入，是他沒有遵照耶穌的意旨和

教会的利益而使用了他的領導權。这样使用領導權发出来的命令是与耶穌叫他牧放羊群的命令相反的。教宗固然有解除主教或代主教职务的权柄，如上所說，教宗庇护7世給全法国主教出过免职的命令，除此以外，历史还給我們提供一部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1201年教宗依諾增爵3世撤除了龔尔德主教职务；1233年額我略9世解除了堡斯尼城主教职务。但是撤职命令該有它的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这样論証的根据是：耶穌願意处处有人管理祂的教会。各个教会有自己的負責入既是耶穌的命令，教宗就該忠实地执行这个命令，既是这样，他只在有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时，才能有效地解除教区負責入的职务。所謂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就是教会的利益。那末，教宗能有效地解除教区負責入的职务与否，該取决于教会的利益<sup>④</sup>。如此說法的

①參看羅馬傳信部 樞機部長富馬索尼·皮益弟於1957年7月10日致上海天主教教區諮議長、洋涇浜天主堂院長徐元榮的信。

②同上：“請將貴方濟各神父所作的每個免除案件上報本部以備慎重審查和處理”。

③若，十，10。

④Fanganus: “Capite litteras; de rest. spoliat; capite sunt quidam 25.q.1. capite buanto, de iureiurando.”

原故，是因为教宗站在教会立场不应不照顾教友的利益也不能不根据客观事实来颁发命令。教宗解除張士琅代主教职务的命令，是否有它的事实根据并且也照顾了教会的利益？从以下的文件中不难探寻其真相如何：

教宗否認張士琅为上海教区負責人的命令的根据是：“因正权人被阻……而无从請命，同时代替者，未遵照法典規定，……而获得教会該項职务，或非法干預該項职务，因此，本圣部，顧念灵魂的福利……特授于各項持权。”<sup>①</sup>可是从上海教区徐元榮神父給羅馬的信中，我們知道張士琅是“遵照

法典規定，而获得教会該項职务”<sup>②</sup>的，在选举的过程也未受到任何“非法干預”<sup>③</sup>。

教宗否認張士琅为上海教区負責人的命令的第二个根据，也是他認為最有力的根据，就是他“早在1948年上，……已授与中国各教区的正权人以特权，使每一人在主教座出缺或被阻时，得以照顾到自己教区的正确领导。”<sup>④</sup>因此教宗主觀地認為上海教区管理权“必能遵照宗座的規定，在最称职的主教所指定的二人之一手中”<sup>⑤</sup>。这仅是一个与事实不相符的“根据”，因为“主教逮捕前，对于所指定的繼任人，并无一人知關”<sup>⑥</sup>，所以“

① 傳信部命令，編號1023/57，1957年3月1日發。

② “該項職務”指教區領導權。

參看徐元榮神父1957年3月19日給羅馬傳信部的信：“1956年3月16日，依照法典第429條第3款（因付主教亦被阻，同時又無法確定指定的繼任人）。”

③ 同上：“1956年3月16日，依照法典第429條第3款，由諮議員5人，選出張方濟各沙勿略”為代理主教。

參看張士琅代主教給羅馬的信：“1956年3月1日，迫於需要，我在司鐸中年事最長，遂召集各諮議員，復在聖體前（因選舉在小堂中舉行，絕無外人參加）……依照法典168條規定的“自由、秘密、無條件進行投票。”

④ 1957年3月7日羅馬傳信部給上海教區的信，編號1023/57。

⑤ 同上。

⑥ 參看1957年3月19日上海教區徐元榮給羅馬傳信部的信。

人人都探問誰為主教指定的繼任人”。●教宗從徐元榮神父“對於上海教區的真正情況，所提供的“更豐富資料”中，知道廢除張士琅的命令沒有可靠根據，又漫無其它理由可尋了，所以言不由衷地又提出了“為中國教會的利益，為上海教區的靈魂”●的這樣一個廢除張士琅的理由。不難看出，這樣空洞言詞，是怎樣違反着“上海教區的靈魂”的利益的要求，因為“為了教友及教區的需要”●，並為消除上海教區神父和教友因“失却領導，各自徬徨”●的悲慘現象和他們精神上的困惑不安，上海教區需要一個領導人。邏輯上，“為了教區的靈魂”廢除張士琅而又不給上海教區指派一位臨時代理人，來照管理教區的這樣一個措施，是與上海“教友及教區的需要”的真實情況不符，正因為這個原故，254年教宗斯德望一世恢復巴西立德主教職務

的命令，因與真實情況不符，所以它才是無效的。●

## 結 語

教宗因了張士琅愛國撤銷他的職務，並願意選龔品梅那樣“稱職”的人們來管理上海教區的這樣措施，說明了他是以宗教形式來干涉我們國家的內政。因此張士琅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筆者從聖教道理分析了教宗這一措施是不符合上海教區十多万教友的利益，並且也沒有事實根據和正當理由，這樣命令如同斯德望一世恢復巴西立德主教職務的命令一樣，也是無效的。

還有，張士琅代主教“為教友的利益，為教區的需要”，“犧牲自己風燭殘年”●的歲月，來承接和發揚教務的精神，該得到全國神長和教友的支持。

●張士琅代主教給羅馬的信。

●1957年7月10日羅馬傳信部給徐元榮的信。

●1957年3月19日上海教區徐元榮給羅馬傳信部的信。

●參看張士琅代主教給羅馬的信。

●D. Bouix: "Tractatus de Papa", tom. 1. p.176.

●張士琅代主教給羅馬的信。

# 對教廷的 命令必須 加以分析

天津崇德堂神父

馬光普

在共产党領導下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天比一天繁荣富强了，我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这是除了少数的圖着眼不看事实的右派分子之外，凡肯正視现实的人，都看得見，覺得出的。既这样，我們就不能不热爱她——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生活的更幸福，为了与全国六亿人民團結的更亲密，我們天主教人，在思想方面，一切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抵触的、不完全吻合的，都要設法解决。

共产党是不信神的，可是允許并且保护我們的信仰自由。这一点，宪法上有明文規定，政府首长也曾一再指示。政府又設立了宗教事务部門，專門协助我們解决教会与政府、教会与群众之間的問題，包括經濟、房产、圣堂、宗教生活等各方面。政府各方面都对我們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今后还要繼續努力协助我們。今天我們才享受了真的信仰自由。

可是就在全国教友久已期待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开会的同时，信德通訊社来信却无理地干涉我們的爱国行动。我們知道：爱国是人民的天职。我們是人民，应当服从政府，同时又是教友，又爱我們教会，服从我們的教宗。換句話來講：我們教友有兩種身份，在我們上边有兩種权：教权和政权。這兩种权在它們自己的範圍內，對我們都是至高的、并存的，這兩种权又是执行在一个对象（教友）身上。当这两个

可是就在全国教友久已期待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开会的同时，信德通訊社来信却无理地干涉我們的爱国行动。我們知道：爱国是人民的天职。我們是人民，应当服从政府，同时又是教友，又爱我們教会，服从我們的教宗。換句話來講：我們教友有兩種身份，在我們上边有兩種权：教权和政权。這兩种权在它們自己的範圍內，對我們都是至高的、并存的，這兩种权又是执行在一个对象（教友）身上。当这两个

权柄发生衝突时，具体到我們身上，就要发生問題。目前我們就碰到了这样的問題：政府号召我們爱国，我們也自觉地要爱这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成立了全国爱国会，可是教廷通过信德通訊社，不許我們参加爱国会，不許参加共产党領

導的任何組織，最後還要我們以體力和精神來反抗政府，要我們“流血致命”。教友們！今天我們碰到了這個嚴重問題，是與全國六億人民為友還是為敵的問題；是愛國還是叛國的問題；是走社會主義路線還是走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我們面前擺開了兩條道路，任我們自己選擇。為了爭取走向光明的大道，我們首先要研究一下教權與政權的關係。

### 教權與政權

按教會的原則來講，教權與政權是應當嚴格地劃分開的，各有其目的，各有其達到目的的方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政權的目的是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使人民能度幸福愉快的生活，其方法是政治性質的；教權的目的是助人教靈升天，其方法是純宗教性質的。為此，政府不能用聖事、絕罰來建設國家，同樣教會也不能用徒刑、槍決來救人靈魂。另一方面，政府不能用行政的方法來強迫人信這種或那種宗教，或不信宗教，同樣教會也不可以用宗教方法或宗教性的命令（如絕罰）來強迫人走這種或那種政治路線。教權與政權要劃分清楚，

這一點在教義上也講的很清楚的，在聖經上是有根據的，如瑪瑟22章2節：“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

由上邊的話看來，按教義來講教權和政權是應當劃分清楚的。同時，為了保持教會的純潔，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會摻雜上政治，那就非大亂不可。這一點在教會史上屢見不鮮。

教會史中的教權與政權：教會在宗徒時代，以及以後的數百年中，教權和政權是界限分明的。在羅馬帝國的鐵蹄下，12位宗徒和數百萬教友都為了信仰被殺，教會是沒有權，也不參與政治的。這在宗徒大事錄和教會史中可以清楚看到。到了第8世紀中葉，由於種種原因，教會的職權已全部操在羅馬貴族的子弟手中，教宗的選舉人和候選人也都是這些人了。這樣就慢慢發展成政教合一的狀態。

公元800年的聖誕節，伯多祿大堂內擠滿了教友。教宗良第三當眾給大加祿總皇行加冕禮。在大加祿升上寶座後，教宗跪在總皇前，向他宣誓，並許下在宗教以外的事務上，要忠心於天主的代表（總皇）。(Jacquément: Tu es Petrus,

p.357)就从这事件发生以后, 羅馬总皇成了教宗的保护者, 教宗成了总皇的助手。在总皇出缺时, 教宗就是总皇的代理人。经过一时期演变, 当教宗掌握了政权时, 教宗已成羅馬帝国的宗教与政治的最高元首。就因为教会的势力伸入了政府, 政府和貴族的势力也渗入了教会, 在羅馬帝国分裂以后, 許多君王和貴族为了取得教会的地位和經濟权, 不擇手段地使他們子姪輩(不管称职不称职)取得了教会的高位: 主教, 甚至樞机主教。到13-15世紀时, 这种情形已是最严重不过了, 以致教会史上称为“教会的铁幕时代”。15世紀末叶, 絕大部分的樞机主教的职位, 是用金錢势力来取得的, 而这些升上教会高位的人又大部分是既年輕而又行为不好的政客, 其中最突出的要算亞力山第六。

根据穆賽特 (Mourret) 的教会史 (T.V.p.218-222): 亞立山第六 (1492.8.10-1503.8.18) 是借着他的舅父卡利克斯台第三 (Calixte III) 的势力, 取得了樞机主教的高位。二十几岁的他, 不久就抛弃了紅袍, 到法国作了凡倫第諾 (Valentinois) 的国王, 与那瓦

尔 (Navarre) 國王的女儿非法地結了婚。1492年他回到羅馬, 借了政治、經濟、宗教三方面的势力, 升上了教宗的宝座, 可是仍过着他那奢华的君王生活, 把他的子姪輩安置在教会的高位上, 甚至有一个时期教他的女儿作他的全权代理。大历史家巴斯脫 (Pastor) 写道: “这位教宗唯一的希望就是想使他的家族在政治、宗教各方面一天比一天更有权势。”历史上对这位教宗下了这样的批語: 亞立山第六是一个能干的君王, 一个最不称职的教宗, 就私人生活来講, 是在一总人以下。

在这里我們要加一句題外話: 教会虽是經過数百年的混亂时代, (8到15世紀) 其中出現过两个, 甚至三个教宗, 亞立山第六又是这样的人物, 而仍能保持教义教規的純洁, 就因为一方面有天主的照顧, 另一方面有人能坚持真理, 用清醒的头脑把問題加以分析。

这一段历史可作一个最沉痛的教訓, 教权和政权一定要划分开。这是合乎教会的道理、社会的常情的, 就对我们教友的具体生活, 也是万分重要的。

具体到今天的羅馬教廷一直是

有着两套并行的組織：一套是政治的，一套是宗教的。教宗是教会的元首，又是梵蒂岡国的君王。教会的各宗教部門，和梵蒂岡国的各政治部門，都要向教宗彙報，向教宗請示。教宗既发宗教的命令，又发政治的命令。当然，我們不反对教宗有一个独立王国（这为执行任务是有帮助的）。我們希望教宗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划分清楚，可是因了种种原因，有时就超出了自己的敎权或政权的范围。

### 教宗命令的四種類型

根据历史和今天的情况，教宗的命令可以分为下面四种类型：（1）用宗教性質的方法达到宗教的目的；（2）用政治性質的方法达到政治的目的；（3）用政治性質的方法达到宗教的目的；（4）用宗教性質的方法达到政治的目的。

（1）一个教友有义务服从教宗的第一类型的命令，不服从就不是天主教友了。例如：教宗定圣母无原罪、耶穌有一位兩性的上諭，和最近定圣母升天，以及大主日的礼仪，空心齋等命令。其方法和目的都是純宗教性質的，我們都百分之百服从，也乐于服从。

（2）一个梵蒂岡的国民有义务服从第二类型的命令，如梵蒂岡的国法和政令，那是梵蒂岡君王根据他的政治路綫所发出的政令。

（3）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服从第三、四类型的命令（用政治方法达到宗教目的和用宗教方法达到政治目的），其本質就是不合理的，既不合理就没有約束人心的能力。这种命令有时可以不服从，有时不能服从，有时还不应该听从，因为服从了，就要有不堪設想的后果。在历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第三、四种类型的命令，例如尽人皆知的伽利略案，和当时的異端裁判所把某些理論与天主教道理不合的人监禁，甚至用火刑燒死，这都是第三类型。教宗比約第九將侵占教廷国土的人全部加以絕罰，这显然又是第四种类型的命令。

現在我們再把教廷通过信德通訊社发出的有关爱国会的“評論”，抛开宗教感情，用客觀的看法加以公道的分析，看看它是列入那种类型。广大的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員和教友都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热爱祖国，因而自动地組織爱国会。而信德通訊社傳來禁令，一概禁止，否則就要受到“非正式的絕罰”，还

要我們反抗祖國以致“流血致命”。在这条命令中所用的方法（絕罰）是宗教性質的，而所要達到的目的，是禁止合理合法而又合乎教義的愛國運動。愛國是每個人政治生活的最低要求，而參加組織，又是愛國的基本條件。羅馬却要剝奪我們這些合法權利，還命令我們去叛國，去“流血致命”。今天我們中國的政府，不單允許信仰自由，還對我們加以協助、保護，我們為什麼流血？如果要流血，那就是我們為了保護社會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而怕流血。清楚的很，這是用教權來干涉中國教友的合法的政治生活，是干涉我們內政。這是第四類型的命令，是不合教會的教義的，是無效的，是不應當服從的。

再看看教廷“絕罰”李維光李蔭桃兩位神長的命令吧。這兩位神長，據認識他們的神長教友談，並見不到有可以受罰的理由。我們知道，根據教會規矩，只有在言行上有了顯著地相反教義教規之處，並且在全聖教會有大的惡表的人，才會受到教會最高當局的絕罰，並且根據法典2241條，在絕罰前，先應經過警告（勸告）。沒有犯罪的事實，沒有經過勸告的過程，本人尚

不知其為了何原因，忽然就來了個“絕罰”，這太講不通了。教廷的信上說，因為他們的言行，所以絕罰。這兩位神長所有的是愛國的言行，積極愛國，並領導別人愛國，從各個角度來看，都是好的，那麼這“絕罰”又是根據什麼原因？*Sine culpa, Censura nulla*。（無罪不受罰）我認為這種罰是不發生效力的，不應接受的。如果說因為他們熱愛的是社會主義的祖國，所以不許，那同樣又是想要達到一個政治目的，同樣是屬第四類型的命令。

### 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上海張士琅代主教的問題：張士琅代主教是依照法典429條3款，在聖體前，合法選舉的。依法典438條，宣誓後即取得神權，用不到任何人的付與或承認。在呈報傳信部後，羅馬回信否認張士琅代主教的神權。這否認神權，形式是宗教的，目的和性質，却是政治的。羅馬的來信說：龔品梅是“最稱職的主教”，被捕是“不合理的”。龔品梅是反革命集團的首領，他稱不稱主教職，那要看站在什麼立場來衡量。他的被捕



合理不合理，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定夺。这纯粹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教廷不必过问。如一定要过问，那就是干涉我国内政，超出职权的范围了。信中又说，授特权与“和平通功”者，这就是说只有“和平通功”者才称职，无疑地这称职的“和平通功”者与“最称职”的龔品梅应该是一流的人物了。这就等于说：谁反革命、叛国，谁就有特权；别的，象张士琅等爱国者的权，就被否认。这命令的政治目的就很明显了。这是用宗教形式的命令强迫我国神职人员和教友走叛国的反革命道路。而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召开的当时，来此命令，其目的当然也是为打击全国爱国会。那末真正拥护全国爱国会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是“和平通功”者，看样也就没权了。这是全中国教会的问题。对上海教区如此，对全中国各教区也不会例外。总之，这种命令（将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类似的命令），我们不接受。不接受并不等于不服从教宗，因为出了纯宗教的范围，教廷在我们身上无权。我们无义务服从教廷的有政治意味的命令。

有人要问：教宗为什么会发出

这些带政治意味的命令呢？是不是他对我国的宗教现状不了解，听了某些人的反宣传才这样作的呢？——这都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请看目下教宗管理的梵蒂冈国，走的是那条政治路线：它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台湾蒋介石集团有着亲密的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只就教宗派黎培里为驻台湾“公使”一点看来，就清楚证明教宗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因之，教宗的一连串的命令中都有着与我社会主义祖国敌对意味和目的，那就不用不到奇怪了。因为教宗根本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么，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就更反对了。在梵蒂冈国内，他用政治方法来干涉，禁止其国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出了梵蒂冈国，不能用政治方法了，那只有用宗教方法来阻挠、禁止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那种社会路线，这是政治问题，教权是管不着的。教宗的教权只限于教规教义，教宗的政权只有在梵蒂冈国内有效，对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一点也不发生效力。我们不服从，并非反对或者不服从

教宗，这一点是不难分析的。

教友們：我們一定要正視現實，看清楚我們是教友，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是認真執行保護信仰自由的政策。我們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既愛國又愛教，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可是教宗是走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的，是與美帝國主義合作、與台灣蔣介石集團相勾結的，是反對我們新中國的，因此教宗對我們發出

的命令中，有好些都有意無意地要拉我們走他的政治路線，甚至要強迫我們反對共產黨領導，背叛社會主義祖國。這就迫使我們對教宗的命令，不能不加以分析：純宗教的，我們百分之百的服從；帶有政治性的，本質就不合理（叛國是犯第四誡，相反天主的誡命，又相反性律），我們認為無效。這樣我們既保持了與教宗應有的純宗教的聯系，作一個好教友；又擁護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作一個好公民。

## 抗旱模範夏治敏

· 田 樹 滋 ·

河南南陽靳岡教友夏治敏，是一位虔誠敬主、熱愛勞動的好教友。1956年春，她加入了大嵒鄉先鋒第五社第二隊。在生產方面，表現的很是突出。雖在六月間似火的天气里，常常看見她一個婦女同男社員在一起鋤地，受到全體社員的贊揚。

今年政府號召抗旱種麥。她表現的更是積極，不分晝夜，埋頭苦干，那樣活重就去干那樣。例如挑水，以她一個婦女，挑的比有些男社員還多。有一天，天气驟冷，龍溝池內沒人跳，打水不易，水挑子集一堆，種麥不多，她就急急忙忙，脫光了腳，跳入池內，幫助吸水，腿腳凍得發紅，仍不出來。這種吃苦精神，真是可嘉！因此，社委會聽取群眾意見，於10月20日，在天凹召開社員大會，由社主任柳明林宣佈她為一等抗旱模範，並在今年分紅時，給予物資獎勵。

#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 福建省傳達會議勝利閉幕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福建省傳達會議，於10月10日到11月16日間在福州舉行。

與會代表熱烈地討論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帝愛國、宗教界肅反、中國天主教同羅馬教廷的關係等重大問題。絕大多數的代表在發言中一致表示願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熱愛祖國，維護世界和平。代表們一致認為羅馬教廷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愛國的神長教友要從政治、經濟上與它徹底割斷聯繫。但是，會議期間，有極少數人在會上公開地為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辯解。右派分子黃希明（福州泛船浦天主堂神父）、李光輝（邵武天主堂神父）和叶而適（永泰天主堂神父）等，狂妄地主張“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中必須取消“中國”二字，並叫囂“愛國

會要在教宗的領導之下”，否則，“堅決不參加”。同時，他們還公開地反對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滅壓迫的制度，他們說：“剝削是無罪的”，又說：“工人是剝削資本家的”。右派分子李光輝公然站在羅馬教廷敵視新中國、迫害中國教會和反對反帝愛國運動的立場上，認為羅馬教廷無理處罰李維光代主教是“殺一警百”。這些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足以證明他們是站在與中國人民和中國廣大愛國神長教友敵對的立場，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完全不是什麼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此外，右派分子叶而適，更巧妙地以宗教的虔誠，來掩飾他根本反對新中國的政治企圖，他有意識地把“聖修”與愛國對立起來，他說：“做教友的聖修最要緊，愛國是不

要紧的。”

代表們对教內右派分子这种奴顏婢膝地为羅馬教廷反动政治立場辯护的謬論表示极大憤怒，并严予駁斥。福州教区代理主教林泉、厦門教区代理主教黃子玉、莆田涵江天主堂神父黃祖生等32个代主教、神父和四十多个教友代表，在发言中一致指出：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是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帶給中国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規教义上服从教宗，这根本不是什么“裂教”。福安教区代理主教林子鼎說：“爱国是天主的誠命，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圣教法典也要我們‘爱合理的国家’，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值得我们爱嗎？”龙溪后坂天主堂神父陈明元說：“如果爱国有罪，那么天主十誡中的第四誡就要取消。”許多代表一致指出：爱国是正义的行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福州澳尾巷天主堂神父赵魁說：“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坚决反对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并組織反动‘圣母軍’企圖顛复人民政权；人民政府把他驅逐出境完全是合法的。李維光参加驅逐黎培里是爱国的、正义的行动。羅馬教皇‘絕罰’李維光代主教是不公道、不合理而且也是无效的。”天主教福建联合修院付院長徐君成等神父，还引用教律說明上海教区爲了上海十多万教友的利益，选举張士琅为代理主教是完全合法的；羅馬教宗无理否認張士琅代主教，是侵犯上海教区神长、教友的利益，干涉我国內政的行为。許多代表在发言中还用具体事实批駁了李光輝污蔑土地改革运动、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动言論。右派分子在大家摆事实、講道理，反复进行爭辯以后，都詞穷理屈，陷于完全孤立地位。

會議选举了林泉、黃祖生、黃子玉、林子鼎、苏梧、黃昭瑛等23位代主教、神父和教友，組成福建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会。

在16日的閉幕会上，大会秘書长、福州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苏梧作了會議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強調說：教徒是人民的一分子，因此必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彻

底割断同羅馬教廷在政治、經濟上的联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办教会。他还号召全体神职人員和教友，必須坚决同教內的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閉幕会上，出席會議的各教

区代主教、神父和修女、傳道、教友共 125 人，一致通过了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和抗議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決議。（本刊綜合来稿）

## 山西省舉行代表會議

山西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于 10 月 14 日在太原召开。出席这次會議的代表 103 人，列席 19 人，計主教 1 人、代主教 7 人、付主教 1 人、神父 65 人、修士 6 人、修女 20 人、教友 22 人，共 122 人，包括全省 8 个教区，代表着十余万教友。

这次會議預計举行 45 天，分預备會議和正式會議兩大阶段。會議第一阶段，学习和討論了赫魯曉夫对美国記者的談話，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周总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听取和討論山西省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代表的傳達報告。

會議第二阶段，即进入正式會議，主要議程为：討論山西省天主教友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

的報告，通过各項決議，成立省的爱国机构。

在預备會議开始时，首先由曹道生和李德华二位代表講話，接着邀請了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務局馮瑞如局长和省委统战部賀率賢处长在会上講話。他們一致認為，这次山西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是山西省天主教友反帝爱国道路上的里程碑，并希望代表們消除一切顧慮，貫徹大鳴大放精神，开展自由爭論，辨明大是大非，为在全省天主教內开展社会主义宣傳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参加會議的代表一致感到，首长們的講話对开好这次會議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作用。

（太原市爱国会通訊組）

# 江蘇省學習座談會開幕

江苏省神長修士修女教友社会主义学习座談会，于11月6日在南京開幕。出席这次学习座談会的神長、修士、修女和教友有：南京教区李維光代主教等41人，苏州教区沈初鳴代主教等26人，徐州教区錢金荣代主教等32人，海門教区錢惠民付主教等48人，揚州、海州監牧区7人，共154人。

6日上午，座談会邀請了江苏省宗教事務局陆恂如局長講話。陆局長在講話中指出了这次学习的重大意义，以及参加这次学习应抱的态度。7、8兩日大家就陆局長的

講話进行了漫談，表示了自己对这次学习的态度，許多神長、修士、修女、教友紛紛表示願以坚强的信念来搞好这次学习，要在这次学习中取得很大的收获，解决自己的問題并帮助别人解决問題。9日上午，南京李維光代主教和南京教区爱国会孙持方主任委員向参加学习者作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傳達后即按教区分組，对兩条道路問題、反帝爱国問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等問題，展开討論。

(李汝霖)

## 編輯部啓事

(1) 本期因稿擠，“講道台”暫停一期。

(2) 更正：本刊本年第19期29頁左欄倒數第8行“人的內部”应为“人民內部”；20期封面里圖片說明第5行“到机欢迎”应为“到机場欢迎”；目录第7行“姚正一”三字应刪去；第3頁第13行“还以一个”应为“还有一个”；第5頁第3行“造成的”应为“造成了”；第6頁第10行“为达味”应为“如达味”；第7頁右欄倒數第1行“宗教不同”应为“他宗教不同”；37頁右欄小題“塗世华”应为“涂世华”。特此更正。

# 在 莫 斯 科 作 弥 撒

汉口兩湖神哲学院付院长

涂 世 華



編者按 汉口兩湖总修院付院长涂世华神父，于今年7月間，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员的身分，光荣地参加了在苏联首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归来后，应本刊特約，写了这篇介紹他在莫斯科期間的宗教生活和他所見到听到的苏联天主教的一些情况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里，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在苏联，和在我們偉大的祖国一样，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受到了尊重和照顧，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教友，通过事实的教育，認清了帝国主义誣蔑社会主义国家“沒有信仰自由”的惡毒宣傳。

今年6月間，我接到了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的通知。當時我的心情是无比兴奋的，因为一来可以借此机会參觀仰慕已久的苏联，使自己的社会主义認識更深刻更具体化；二来联欢节的目的是要加强各国青年、学生之間的互相了解，从而促进友誼，同时更团結大家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作为一个司鐸能够在广大的青年学生

群中作一个和平的使者，讓每一个善良的人民都能享受和平的幸福，确实令人欣慰。

6月28日，我乘車到北京报到，随即开始出国的准备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間，北京房子很紧，从各地到来的青年、学生代表們只好住在前門外的正阳旅館內，几个人共一間房。但是领导为了照顧我能作弥撒，过好

宗教生活，讓我獨用一間房；星期五給我特別準備素食。一切都很好，沒有任何不便。那時有人給我說，莫斯科是否有天主堂呢？如果找不到天主堂，到哪里去作彌撒呢？當然，在聯歡節的特殊情形下，在房裡也可以作彌撒，不過仍舊需要獨居一間房。這一點看來很簡單，實際大有困難。因為聯歡節期間的莫斯科一時增加了好幾萬人，旅館房間就相當緊了，要求個人獨用一間，似乎過分。我們代表團吳學謙付團長曾找我談話，問我有什么意見和要求。我就將這似乎過分的要求大膽地提出了，並且還表示每星期日要到莫斯科天主堂中作彌撒，他當時應允盡量給我設法。

### 受到了特別的照顧

當天晚上，我們代表團乘國際列車出發，經過滿洲里西伯利亞等地，八天的時間過去了，24日上午我們到了莫斯科，住在奧斯坦金諾旅館。蘇聯同志將我的箱子送進一間寬大而漂亮的房中。里面有大衣櫥、盥洗池、收音機、電話，此外有一張床。這張床告訴我，作彌撒的問題解決了。午膳後，付團長項南同志特別到我房中來看我，我謝謝他

給我解決了做彌撒的問題。我說：“大家都是四、五人一間房，只有我特別，實在令人過意不去。”他說：

“你是神父，要作彌撒唸經，各國的教友還要來拜望你，這樣好些；我們大家擠一點沒有關係。”（後來我才知道團長和付團長都在隔壁的一間房裡，這不能不使我深深地感動。）他又說，“神父以後吃飯有旁的代表給你送來，星期五特別準備素食。”最後他告訴我星期日作彌撒的事也接洽好了。他的話幾乎叫我喜歡得跳了起來。

### 在莫斯科的第一台彌撒

在莫斯科的第一個星期日到來了。這正是偉大的聯歡節開幕的一天。代表們都忙着到農業展覽館集合編隊，準備參加下午在列寧中央運動場舉行的開幕儀式。我決定先到莫斯科聖類思大堂作彌撒。前天晚上和我約好了的蘇聯翻譯同志早就在門前等着我了，他要陪送我到大堂里去。我們乘汽車行駛約20分鐘，來到一條比較幽靜的街上。聖類思大堂就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這座大堂歷史相當久了。我和翻譯同志走了進去，宏大的堂中各個角落都跪滿了教友，燈燭輝煌，唱經



樓上和下面教友的新舊歌聲在空中交互迴响。四壁都是聖經故事的大油畫和浮雕。白玉一般的大理石祭台上，金燄台閃着金光。這一切都令人心神超然，肅穆起敬。見到了本堂神父，他非常熱情親切地接待了我，讓我作九點鐘的彌撒。這台彌撒教友較多，教友們在彌撒中用拉丁文和俄文唱着聖歌，各國的青年教友都分別用自己的語言向天主唱出了內心的呼聲。這樣我很愉快地在堂中作了第一台彌撒。彌撒後，本堂神父很關心地向我詢問了中國天主教的近況。我的回答使他非常高興。他告訴我，莫斯科有兩千教友，主日在堂中有四台彌撒。蘇聯的天主教教友主要集中在烏克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地，全國大約有六、七百萬人左右。他們都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各個工作崗位上都有光輝動人的良好表現。全國各地的大型座堂計有一千二百多所，能充分滿足教友們过好宗教生活的要求。全國合辦的設備良好的大修院有四所，不斷地培植出大批的神職人員。政府和各界人民對天主教教友們的宗教信仰和習慣都很尊重，政府對教會更給予了許多照顧。本堂神父的話使我很好

地認識到，愛國的宗教徒總是受到人民的擁護的。

與本堂神父辭別了出來，已是十點多鐘了，我和翻譯同志坐上汽車向開幕式會場列寧中央運動場奔去。車到之處人山人海，莫斯科的市民有三百萬人群集街頭，正在歡迎各國參加開幕式的青年代表們。我們的車由這條街轉到那條街，東轉西轉，足足跑了三個鐘頭，才得進入會場。一路上翻譯同志和司機都急壞了，還安慰着我說，就算我們是在遊覽莫斯科的風光吧，坐汽車兜風也不錯的。他們熱情耐心的服務精神委實令人感動。為了表示我對他們的謝意，我給他們佩上了毛主席的紀念章。

### 真理總是最雄辯的

第二個主日我同樣到聖類思大堂作彌撒，各國的青年教友擠滿了聖堂。有一位西德的神父因為沒帶做彌撒的許可証，不能在堂中作彌撒。他誠懇地要求給我輔祭，我滿足了他的願望。但是最後一個主日來了一位意大利醫生，他堅持要給我輔祭，西德的那位神父不讓。搞了好一會，兩人爭執不下，結果我建議他們共同輔祭，才解決了問

題。

我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每天早晨都能在自己房中作弥撒念日課。我們代表团的同志們在七点鐘以前都不来打搅我。有些資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教友也到我房中望了弥撒。他們亲眼看到苏联各地的宗教

活动情况，許多錯誤思想被糾正了。他們当中有些人坦白地說：“我們过去太老实了，現在才知道受了报纸歪曲宣傳的欺騙。”由此看来，帝国主义惡毒的虛伪的花言巧語是不能長久欺騙人的，真理、事实总是最雄辯的。

---

我們对于教会在信仰上和道德上不能錯誤的最高权威和梵蒂岡以政治代理人的身分与对現代問題所表示的政治主張和它的一切政治活动，應該清楚地分开，严格明确地划分界限。我們是神父，并且永远是神父，在信仰和道德問題上，絕對服从教会的最高权威；但是，我們坚决反对今天梵蒂岡为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政策，支持反对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所謂十字軍的政策。

教宗和梵蒂岡的权威人士作出的事实和发表言論，証明我們的話是凿凿有据的。我們不同意，也不能同意梵蒂岡所采取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我們批評梵蒂岡、反对梵蒂岡，并不失为天主的忠仆——圣教会的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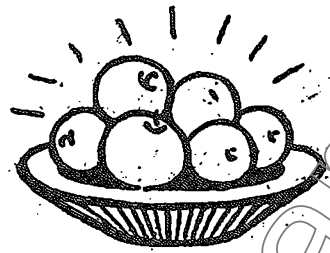
在天主教的历史过程中，梵蒂岡关于世俗問題，犯过很多的錯誤，有些天主教的优秀儿女虽大胆地指責过梵蒂岡所犯的錯誤，圣加大利納就严厉地批評过教宗。

——摘自捷克斯洛伐克普洛伊哈神父

在捷克天主教神职班全国和平會議上的发言

---

#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 聞“罰”有感

·王思賢·

夫愛國乃人之天職，亦為天主之誠命，教友愛自己祖國，理所當然。如法蘭西有聖女若翰納，中國有徐光啟、馬相伯等皆名傳天下。從古以來沒聽說過“愛國有罪”。時至今日，無奇不有。南京李維光代主教、北京李蔭桃神父，皆因愛國而受到羅馬教廷的“絕罰”。良可慨也。

上海張代主教，是由上海諮議會五位神長在聖堂內聖體面前，祈禱之後，按教會法典選出的。呈報教宗備案，竟遭否認。兒戲法典，莫此為甚！

夫教宗乃天下教友之公父也。公者，公平之謂也；父者，父慈之謂也。美國斯培爾曼樞機主教在侵朝戰爭時，赴南朝鮮為美帝侵略軍降福，鼓勵戰爭，並未受罰；李蔭桃神父因赴朝慰問我志願軍，即遭“

絕罰”。公道何在？慈心何在？

識者曰：李維光、李蔭桃、張士琅三神長因愛國而遭“罰”、“黜”。予聞此言，慨嘆不已。

## 略談“聖修”

·吳瑞傳·

報載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福建省傳達會議期間，右派分子、福建永泰天主堂神父叶而適發表謬論，其中有一句話說：“做教友的聖修最要緊，愛國是不要緊的。”

“做教友的聖修最要緊”，誠然，誰也不能否認。但是，聖修到底是什麼呢？如果照叶而適這句話來看，當然不包括愛國在內了，也就是不包括守天主第四誡在內了。這樣說來，不守天主誠命的人倒可以去進行“聖修”了，豈非天下奇談？可見叶而適的“聖修”，與這兩個字應有的本義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叶而適所以強調“聖修”，認為“愛國是不要緊的”，是因

为他有一种出世思想，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以为不然。叶而适之所以如此，乃奉行罗马教廷的反动政治路线也。罗马教廷煽动中国教友背叛祖国，反抗政府，叶而适便说“爱国不要紧”，罗马教廷把反革命分子龔品梅称为“最称职的主教”，叶而适便说不爱国的人“圣修”好，把“圣修”与爱国对立起来，便置“圣修”于反动的位置上了。有谁听从了叶而适之流的谰言，就要上他的反动圈套的。

说祖国爱不爱“不要紧”，也就是说天主诫命守不守“不要紧”！却说这样作是教友的“圣修”，这不是用“圣修”作幌子来骗人，还能作何种解释？叶而适是有着不可告人之秘密的。把问题揭穿，叶而适所说的所谓“圣修”的背后，有着阴险的政治目的，就是让教友不爱自己的祖国，都成为罗马教廷反动政治路线的俘虏，真是居心恶毒！

## “怎样领导教友”

·方 济·

听说某地一位神职人员向人表示：教宗来的政治性命令，论理没

有义务听从；但是，“如果我不听教宗的，教友也就要不听我的了，我还怎样领导教友？”言下大有无可奈何之态。

教友该听神父的，神父该听主教的，主教该听教宗的。这话并不错，但也须有个分析。那就是，在什么事情上当听，在什么事情上可听，在什么事情上决不能听。如笼统地什么都听，就可能误入歧途。这些大道理，多少人已说过，姑置不谈。要谈的是这位神职人员所以“不敢不听”教宗的反动政治命令，是唯恐教友要因此而就不听他的了，从而不好领导教友了。

神职人员领导教友，是要把教友领进天国，而不是领上反革命的道路。龔品梅未被捕前，很听教廷的，结果许多教友受了他的害，误入歧途。一方面龔品梅自己终致以身试法，另一方面把许多教友领向了犯罪的道路。责在救人灵魂的神职人员，结果自己犯罪，引导许多教友犯罪，这种领导的结果是害国、害教、害众人，这是什么领导？将来到天主面前如何交代？前车之鉴，事犹不远。如果今天仍有人想象龔品梅之流那样地领导教友，自必食同样的恶果。（下接第37页）

# 羅馬教廷與德國反動勢力的勾結

●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

● 本刊資料室輯 ●

## 庇護德國軍國主義與扶植

### 希特勒上台

1917年6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后期，教宗本篤15世派遣派契利總主教（即當今教宗比約12世，當時任教廷駐巴伐利亞王國——當時德意志帝國中的一個獨立王國——的大使）去勸德皇威廉2世趕快與協約國媾和，以避免國內發生革命。派契利總主教與德皇及德首相希特勒等政府要人會談的結果是：在同年8月1日由教宗本篤15世發表了“和平照會”，由教廷駐各交戰國的使節遞交各國政府。協約國認為這個“照會”是挽救帝制德國免于變更的一種試驗。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藍辛曾就這個“照會”寫信給美國威爾遜總統說：“我個人認為這些和約條件是出自奧匈帝國的主意，並且可能是經過德國政

府批准的。”這是教廷衷心希望德國保存軍國主義勢力的一次突出的表現。

德國戰敗後，教廷于1927年調派契利樞機主教（他是在1926年晉陞樞機的）到柏林，任駐德大使。在派契利樞機主教的直接參加下，以卡爾斯神父（教宗比約11世于1928年派充德國天主教政黨“中央黨”的主席）為首的“中央黨”即開始了與希特勒的聯盟的談判。“中央黨”除卡爾斯神父之外，其他首腦有布呂寧，是德國大工業家的心腹。扶希特勒上台的德國大壟斷資本家集團——法本化學公司的走狗；還有希特勒手下的主要干將巴本。“中央黨”與希特勒之間的談判的主要結果是：“中央黨”幫助希特勒奪取政權；希特勒則答應在上台之後，與教廷簽訂條約。

1930年2月間，派契利樞機主教奉調回梵蒂岡，繼加斯巴里之後

担任教廷国务卿。这时，他还一再地指示“中央党”当时的主席凯斯主教，要他在任何情形之下用一切方法支持希特勒攫得政权。因此，在同年3月間，“中央党”的重要人物布吕宁担任了德国总理的职务之后，便积极地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开始在暗中武装德国，实行法西斯独裁政策的方针，为希特勒上台扫清道路。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授命希特勒组阁。同年3月，“中央党”投票赞成赋予希特勒以特别全权。从此，希特勒便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在他上台之后，为了答谢教廷的支援，在33年7月間与梵蒂冈订立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梵蒂冈宣称：“通过这个条约，德意志第三帝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教宗最高原则的，并且是第一个付诸实行的强国。”

在完成了扶植希特勒上台之后，“中央党”当即宣布自行解散。

### 全力支持希特勒的战争政策

1935年，萨尔（位于德法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工业基地，长期以

来即成为德法两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联盟”托管15年）托管期满。希特勒以武力威胁，在萨尔举行了所谓“全民投票”，要把萨尔并入德国。这一年1月間，德国特里尔与斯拜尔的主教颁发正式公告，要求萨尔的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拥护希特勒。

1936年，德国的主教们给神父们的公告中说：“我们，天主教徒，还是准备做一切应当为国家（按指为纳粹党）做的事，我们准备协助元首（按指希特勒）去反抗布尔什维克及其他的任务。”同年7月，梵蒂冈直接参与了希特勒德国与奥地利执政者舒斯尼格（耶稣会士、右翼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签订的等于放弃奥地利主权的“德奥协定”。

1937年4月30日，教廷国务卿派契利枢机主教写信给教廷驻德大使别尔根，表示教宗很满意希特勒的制度及其反对“无神的共产主义之危险”的斗争。派契利枢机主教在信里还说道：梵蒂冈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只不过是另一种方法——“宗教的手段”。

1938年3月13日，德国军队占

領了奧地利。維也納的因尼徹樞機主教（他曾于1932年內參加梵蒂岡與德國法西斯分子之間的談判）聲明：他贊成德國侵占奧地利，并号召奧地利的天主教徒也表示贊成。

1939年3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內奸蒂索神父到柏林接受訓令后，宣布成立斯洛伐克獨立國家。第二天，希特勒就發布了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命令；第三天，就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摩達維亞。4月間，教宗比約12世即承認了希特勒所扶植的以蒂索為首的斯洛伐克傀儡國家，不久，教廷提升蒂索為教廷侍衛，并晉陞他為主教；12月15日，比約12世還為蒂索傀儡政權祝福。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教廷曾盡力阻撓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綫。為了反對蘇聯政府提出的于是年3月間關於召開英、法、羅馬尼亞、波蘭、土耳其等最有關係的國家的代表會議的建議，教廷提議在梵蒂岡召開一個沒有蘇聯而有德國和意大利參加的會議，鼓勵希特勒進攻蘇聯。

同年9月1日，希特勒進犯波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年11月10日，教宗比約12世特遣代表

奧升尼去柏林，為希特勒于慕尼黑酒窖中未中暗藏的炸彈表示祝賀。

1940年6月，法國巴黎陷落，以貝當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寇投降，并在維琪成立了傀儡政府。7月，即維琪政府成立后三星期，教宗比約12世指示法國教會幫助“國家的重建”（意即與維琪政府及德寇合作）；8月，教廷與法國的樞機主教們數度會議后，與維琪傀儡政府締結了協定；1942年2月，法國的總主教們得到了比約12世的使命后，發表文告支持維琪政府。

1942年6月，德國向聯蘇進攻。不久，教廷即與希特勒簽訂了關於在暫時被占領的蘇聯領土上合作的協定。12月，比約12世在聖誕節文告中說：“始終為宗教的動機所鼓舞的教會，曾譴責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現在還在譴責它們。”

## 戰後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廷一面為希特勒分子呼聲，一面積極支持繼承了希特勒的好戰傳統的阿登納政權。

戰后，前希特勒的代表威茲緞克和維琪傀儡政府駐教廷代表倍阿德，得到了比約12世的允許，繼續

住在梵蒂岡，逍遙法外。

1945年11月，教宗呼吁赦放二百個納粹戰犯。他在1954年的聖誕祝詞中說：“那些要求付出罪行的代價、懲罰犯人的人們，必須留心自己也犯了他們的罪行和過錯。”

1946年1月，比約12世在“所有東方教會”通牒中為在蘇聯烏克蘭的納粹主教們辯護。同年7月，前希特勒偽波茲南總督阿瑟·格蘭西在波蘭被處決。這人犯有殺害數百萬波蘭人的罪行，其中不少是神父和教友。而比約12世竟致電波蘭總統請求赦免格蘭西。同年，他在樞機院中講演時再度為納粹分子辯護，說：“在國外，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加入某種團體（指納粹黨、希特勒的特務組織S.S.隊和希特勒的特務機關“蓋世太保”），一定就是犯罪的。這實在對天主權力的一種無恥的侵害，因為只有祂才能決定犯人和無辜者的命運。”

教廷還頌揚西德的阿登納政

權。阿登納的基督教（天主教）民主黨的代表們佔據了阿登納的政府的大部分職位。據統計，在今天的波恩政權的國會議員中，至少有一半人是納粹分子，納粹官吏和曾在納粹統治時期為希特勒効過力的律師或商人。

教廷和德國教會當局竭力地分裂民主德國的民族戰綫。1950年4月，報上曾報道：教宗比約12世曾和前往梵蒂岡的樞機主教與總主教們，以及紐約總主教斯培爾曼樞機主教，商討關於壓迫德國教友的方法，以便阻止他們參加民族戰綫，以及參加爭取德國統一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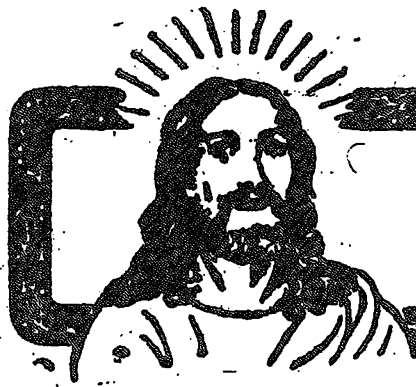
1957年6月2日，西德門斯特的主教在萊因豪森天主教工人協會的一次會議上宣布：“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不能良心平安地投社會民主黨的票。”同時，在西德各地的天主堂里，都宣讀了號召教友在9月間投票選舉阿登納連任總理的牧函。

（上接第33頁）抑尤有進者：如果教友們都已提高了政治覺悟，認清了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而有人偏偏要至死不悟，堅決執行教廷的反動政治命令，我看倒很難領導教友

了。到那時，如果你聽教宗的，倒是教友就要不聽你的了。

“怎樣領導教友”？只有按照天主誠命，領導教友愛國愛教，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驥插圖)

## 186 判釘十字架

若望，拾玖，9—16；瑪豆，貳柒，26；

瑪爾谷，拾伍，15；路加，貳叁，25。

比拉多在內庭升了堂再次審訊耶穌，說：“你是那里來的？究竟是誰？”意思是說：你真地是神之子么？你畢竟是人，抑或是從奧靈匹亞山降世的神仙呢？——因為羅馬人對於神道，原抱有濃厚畏懼的心理。

但耶穌默然不答一語。比拉多認為耶穌這樣對待他，是很失禮，並且侵犯了他的尊嚴，於是乎把他總督的權威擺出來吓唬耶穌說：“你不答理我，好！你不知道我有權釘你于十字架，也有權釋放你么？”

若沒有從天上賜給你的權，你

在我身上什麼能力也沒有！為此，把我交給你的人，他們的罪過更大！”因為比拉多對耶穌談起權的問題來，耶穌剴切地警告他說：在上的天主賜給你權，原為叫你秉公辦事，保護善良，而並非是借以虐待無辜好人；你既然知道我無罪，不但不用你的權來保護我，反而虐待我，這樣你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那些把我——無辜之人交給你的惡人們，他們的罪惡更大。

耶穌給比拉多說了這番不亢不卑的話，比拉多听了也以為是入情入理，心中不免有所感動，營救耶穌的心情，不斷地上升。聖史若望

記載說：“因此，比拉多更進一步謀劃釋放耶穌。”詭計多端的司祭長們，見事情愈為惡化，乃不得不撤出最后的法宝，厉声厉色地向比拉多申斥說：“若釋放了这人，你就不算凱撒的朋友（忠臣）；凡自立為王的，就是反抗凱撒。”

这个法宝真灵，把比拉多吓倒了。当时羅馬的皇帝凱撒第伯略，殘酷暴虐，濫殺無忌，作為他刀下鬼的显宦大臣，不知凡几。比拉多听了司祭長惡人們威胁的話，真如当头棒喝，為起難來。原来既要開脫耶穌而又不得罪猶太人的計劃，已慢慢地雲消霧散；在他心中油然而起的，唯有不要觸怒猶太人，如何能保持住官職和榮華富貴的貪情；耶穌的生死，在他心目中已不足輕重了。在这样不得已的情況下，比拉多又把耶穌帶出庭外，指向惡人們說：“看，你們的王！”惡人們喊叫說：“除掉他！除掉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豈能把你們的王釘死十字架上么？”比拉多用譏諷的口吻答复了眾惡人。

失去民族气节、甘心作異族奴隸的司祭長們答說：“凱撒以外，我們不認有任何國王！”

比拉多見眾惡人喊叫若狂，不可理喻，命差役端過一盆水來，當眾洗手，文過自白，以求解脫釘耶穌的滔天罪惡，并向眾人聲明說：“這义人的血与我无干，这个血債由你們自行承當吧！”

眾惡人見比拉多批准釘死耶穌，都举手拍胸，挺身作出保證，并答說：“願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這可怕的咒語，過後全應驗在猶太人身上。

这时比拉多徇眾人之請，作了簡短的判決，釋放了巴拉巴，而把耶穌交給了惡人們處理，釘死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用這假善欺人、當眾洗手的虛禮，毫無用处，萬難推脫他釘死耶穌的責任；因生殺予奪的大權，全操在他的手里，他有权釋放耶穌。他明知耶穌無罪，更該當釋放耶穌，而他昧着良心，不敢去作，乃致遺臭萬年。信經內的“我信其——耶穌受難，于般雀比拉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直至末世，全球各地的聖教中人，每天都念這段經文，這便是使人永遠追憶着，耶穌是死于比拉多權下的。

## 187 耶穌肩負十字架赴刑場

瑪豆，貳拾，26—31；瑪爾谷，拾伍，20；

路加，貳叁，26；若望，拾玖，16—17。

十字架苦刑，是羅馬人杀害奴隶最严酷最殘忍的刑罰。受刑者兩手兩足作十字形用大鉄釘穿釘木架上，木架豎立后，人体懸掛空中，除飢渴曝冻外，釘伤墜裂，鮮血淋漓，一滴滴地流出，直到血枯肉干，慢慢死去；較之凌迟刀割，其苦尤甚。故凡羅馬公民，均免受此刑。

机会，更是得意洋洋，急忙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木十字架搬过来放在耶穌肩上，叫耶穌自行背負上山受死。那时耶穌还穿着破紅袍，血污满面，已失去原来模样；司祭长們命令兵丁忙把耶穌原旧的衣服换上，为的叫众人知道这个負十字架去受死刑的，就是先前講道劝人的納匝肋耶穌。（本节未完）

柔弱寡断的比拉多既判耶穌死刑，惡人們見計已售，喜出望外，法利塞輩因得到对耶穌发洩惡毒的



#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劉	瑪	利	亞	( 6 8 岁, 貴州貴陽人 )
胡	德	肋	撒	( 2 8 岁, 河北庆云人 )
王	瑪	利	亞	( 6 5 岁, 河北實抵人 )
饒	路	濟	亞	( 7 5 岁, 江苏崇明人 )
朱	多		默	( 5 9 岁, 浙江紹興人 )
宋	瑪	爾	谷	( 5 1 岁, 山西汾陽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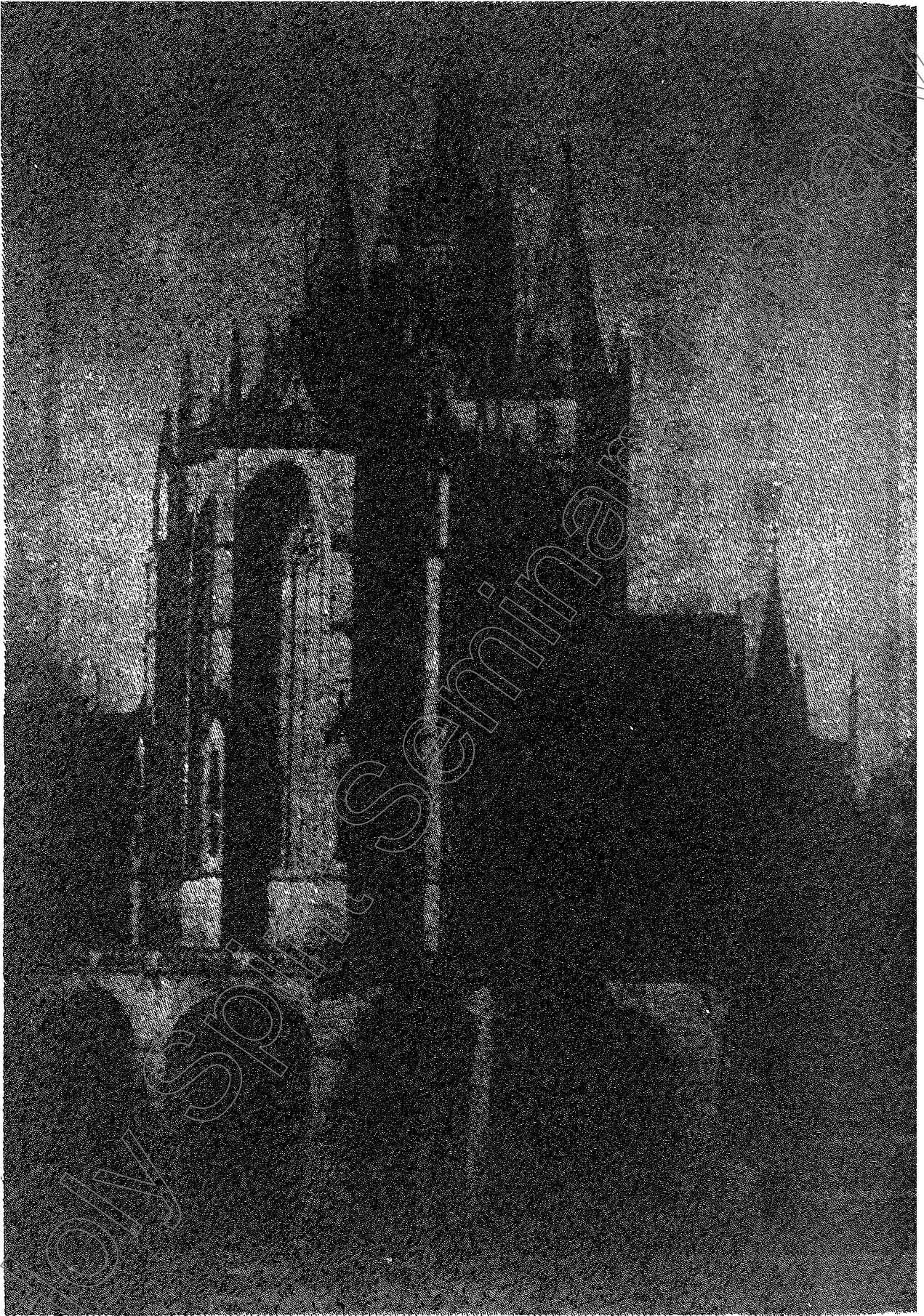
## 周 年

施	若	瑟
黃	依	納
范	若	翰
蕭	儒	斯
		定

張	瑪	利	亞
梁	瑪	利	亞
李	伯	多	祿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德國愛爾福特城的主教座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